

一面黑板,三尺讲台,一盒粉笔。
从青葱岁月一路走来,教室里这朴素的一样物件,牢牢地镶嵌在每位学子的印象里。记忆总是这样,不经意的一个举动,或者某样东西,居然终身难忘。我常常记起的就是老师讲台上的粉笔盒。

对于贪玩的孩子来说,教室的窗外永远有着说不清的诱惑。偶尔向外张望,根本逃脱不了明察秋毫、眼疾手快的老师。粉笔头,往往就成了老师手中的子弹。或许根本不需要气沉丹田,也不需要凝神瞄准,就那么随意地用书写将尽的粉笔头划过一道或远或近的抛物线,却精准无误地直击到分心走神的那个小身影。粉笔头的材质是轻巧的,无论冬夏仿佛都永远带着老师手上的余温,即使被击中脑瓜也丝毫没有痛感,只有惊悚和讶异。于是,严肃起来,不禁正襟危坐,思维也被老师牵引到黑板上。

神奇的是,老师讲台上的粉笔头子弹好像取之不尽,用之不绝。它们原来盛在一个小小的纸盒里,每当快要写完一支粉笔时,老师就把它放回原来的包装盒里。老师每天就这样吱吱呀呀地写呀,写呀,那小小的粉笔头就越攒越多。老师的粉笔头子弹投掷水平,也就越练越精准,基本上弹无虚发。

粉笔头属于教具用品,天生带有神圣的色彩。轮到我值日课上讲台擦黑板时,我才有机会细细地打量它们。直

到这时,我才发觉粉笔盒其实是极其简陋的包装,它纸质单薄,歪歪扭扭地躺在讲台上,数不清的粉笔头伴着粉笔末儿就躺在它的怀里。我们写作文,一代代地把老师比作辛勤的园丁,他们每天都要不断地大声讲解,伴着粉笔末儿。那一刻,我的心莫名地疼了一下。觉得老师,好像家里的某位亲人,承受着不为人知的辛劳和委屈,因陋就简地过着日子。

能不能为老师准备一个木质的,或铁质的,更坚固的粉笔盒呢?这竟成了少年的心事。当年,我读小学最爱臭美的年纪里,却正处于一穷二白时代,做梦都想拥有一个铁皮铅笔盒。退而求其次地得到一个盛放注射用针剂的专用纸盒。它的上面标注着拗口难懂的西药名字,里面还设计了十只小拇指般大小整齐划一的格子。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文具盒了。它盛装着三角板,圆规,还有铅笔、圆珠笔和钢笔。这种纸盒当然不经用,放在书包里用不了几天,就开始磨损开裂。

我就不惜翻箱倒柜地找到活血止痛狗皮膏,撕成条状当作胶布把它紧紧地武装结实。再把它拿在手里,我就有了优越感,比起老师讲台上那个吹弹可破、软塌塌的粉笔盒,我这算是精良装备了。“相看两不厌,只有纸质盒。”当年的师生,在心里也就如此这般惺惺相惜了。

与此相媲美的还有纸质的烟盒,我们拣来用它来做工艺品装饰。或许正是这种潜移默化,我居然对所有的盒状包装物有了一份特别的钟爱。工作之余,有朋友喜欢收藏酒瓶,还有人收藏烟盒。我不喝酒,不抽烟,唯一的爱好无非就是喝茶,冰箱里总是冷藏着花花绿绿各种包装的盒装茶叶。每开启一盒茶叶,那盒子我总是莫名地留恋着,珍藏着。被妻子发觉后,她觉得那简直不能容忍,分明都是废品嘛。被她不由分说地扔掉。

忽然有个念头闪现,如果时光穿越回小学,茶叶盒送给老师盛放粉笔,岂不是极有创意?我要把这些茶叶盒全部收藏起来,慢慢地分送给每节课的老师们,让他们盛放粉笔头子弹,在我们班每一个同学走神的时候,那子弹头都会精准地打在他们的小小脑瓜上,那是件多么可爱而幸福的享受啊。



陆炳出身于明朝特务机构之家,其祖父陆墀、父亲陆松都是锦衣卫。陆松之妻为嘉靖帝的奶妈,陆炳从小便随其母出入宫中。他少年时身材高大健壮,走路似鹤。喜读圣贤书,为人机灵活泼。嘉靖十八年,陆炳考中武进士,授锦衣卫副千户,世袭指挥僉事。嘉靖十八年,行宫半夜起火,太监们不知嘉靖帝宿于何宫,慌作一团。陆炳撞开户门,背嘉靖出火海。自此,陆炳得宠,执掌锦衣卫事务。

嘉靖皇帝生厚德自幼性格敏感、任性和倔强,他登基后曾开创“嘉靖中兴”,但后期沉湎于道教长生不老之术,为炼“不死药”,自己不上朝,由太子“监国”。太仆寺卿杨最、监察御史杨爵、户部主事周天佐、陕西巡按御史浦铎先后上书劝谏,生厚德命陆炳审理,陆炳将这些忠义之士酷刑拷打致死,嘉靖封其代理都督僉事。

当时内阁由夏言、严嵩主持,陆炳除听命嘉靖,对夏、严也十分恭敬,以博取两人欢心。嘉靖二十

日前,开车去宝山区杨鑫路,从梅林路转弯,见路堵得厉害,只好下车步行。走上一座桥,路更堵了,忽然发现桥名,太有意思了:田堵桥。过了桥,桥底下人山人海,蔚为壮观。原来此地有座有名的学校,午饭时间,接孩子的家长都聚集在校门外。4条车道,违法停车占了3条,人车混杂,非常危险。道路堵塞,公交司机、过路车和路人亦苦不堪言。可以想象,这里的道路,在学生上下学时间,一定是常年堵塞的。

现在的家长们对孩子的溺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,几乎所有的学校门口,每到放学时候,马路像车展,学校像节日的景区,拥挤不堪。孩子们在人堆里寻找自己的家长,怕寻不到孩子的家长又往校门口挤,一片混乱。不但耽误大家回家的时间,容易造成交通事故,而且给了孩子们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:凡事不用讲规矩,只需要“挤”就行了。曾经有个现实的案例,家长接了孩子经过违法停车的车旁,孩子被从旁绕过的车碾压致死,家长把违法停车车主也一并告上了法庭。

接孩子何必要一拥而上?开车的,净可以各自把车停在远离校门的位置,自行车、摩托车则可以分散开来在附近不影响通行的固定地方等候,让孩子自己来,不仅不堵车堵路,更方便自己回家。

其实添堵的不是桥,也不是学校,而是家长们,是家长们的理念!都后退一步,才会有秩序,有安全;而对孩子来说,多走那么几步,条件许可,让他自己回家,对于他的成长,恐怕只有更好吧!



有朋友说我是单位的“一支笔”,我说:我只会写大白话,充其量只能算“半支笔”。我们单位高人很多,有的曾经是专职的编辑,他们才是真正的一支笔。当然,“一支笔”是工作,“半支笔”是娱乐,我把它当作“健脑器材”,每天“摇一摇”,可以永不“退休”。

我们常听到“半瓶醋”的说法,其实细细想来,这个“半”字,就是说,还可以有不断上升的空间。就算永远达不到“一瓶”,也可以享受追求的乐趣。不要反感别人说自己“半瓶醋”,我很喜欢这个“半”字,可以时刻提醒自己:不断追求,永不自满。

我是“半支笔、半瓶醋”,每天摇一摇、晃一晃,我还是“半吊子”:50岁就退居二线,后来写了一本书,但不再写第二本。当然,我虽已“急流勇退”,但仍在幕后工作,

六年,陆炳借口北京流动人口太多,实施严禁政策,又勾结崔元增加盐税,接受奸商徐二贿赂。湖广道试御史陈其学知悉后,弹劾陆炳。夏言闻之大怒,拟起草逮捕陆炳,陆炳以3000两黄金行贿夏言,夏为人正直,严拒,陆炳大骇,长跪于夏言膝前痛泣求饶,夏言一时心软,勉强同意。陆炳自此深恨夏言,后严嵩与夏言有隙,陆炳暗助严嵩,诬告夏言与边防将领通关节之事,遂将夏言判成死刑。严嵩自此感激陆炳,两人狼狈为奸。

陆炳是明朝特务头子,他大量使用爪牙打探大臣各种隐私,甚至对夜间私生活之秘事,也了如指掌。仇鸾当年投靠严嵩,后为嘉靖宠爱。仇鸾得势后与严嵩争宠,严嵩求助于陆炳,陆炳派人暗中探得仇鸾不轨之事,待仇鸾病重,趁机揭发。嘉靖大惊,收回给仇鸾的敕印,仇鸾忧惧而死,陆炳遂告仇鸾“通虏纳贿”罪,将其剖棺戮尸。严嵩对陆炳大为佩服。

由于嘉靖20年不上朝,严嵩与陆炳权势熏天,陆炳表面上对人和气,但手段十分阴险,他弹劾司礼太监李彬侵吞施工材料,将党羽杜泰等人斩首,得白银四万两,金珠珍宝不计其数。据王世贞《国朝丛记》载,陆炳与锦衣卫头子王佐是绝好的哥们,但陆炳却先后夺去了王佐两幢别墅,王佐还有一套最好的别墅,陆炳也想拿到手,便把王佐的儿子以放荡为由,将其抓了起来,幸亏王佐的小妾指桑骂槐吓退了陆炳。京中富户,稍有过失即被严判,抄家所获尽入陆炳囊中。他拥有豪宅十余所,庄园遍布四方,权倾天下。因他与严嵩为密友,文武大臣欲升官,争相奔走于陆府,陆炳每年收入不计其数。

陆炳虽好受贿而构陷朝臣,但其表面上却和颜悦色,又能折节对待士大夫,还出面救过不少忠臣

英子准备把雪域高原的雪莲和其他的藏药寄给我,这些药是她西藏的朋友送的。她让我泡酒,说对身体有好处。我很感动。前几天聚会时,我随口说说身体的某些不适。可是,说者无心听者有意。电话里英子还说,她还快递了一瓶白酒。另外,园子里的辣椒大丰收,吃不了也寄了些。这我欣然同意。上次聚会,英子给我们各自分了些绿色无公害自产的辣椒。这么好的东东吃不完烂掉多可惜,我很乐意帮英子解决困难。我们谁跟谁。

二十多年前我们一起沪漂。虽说同城,却如天涯海角。初来乍到,我们欣喜逃离,我们有各自的新朋友新生活。或许,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。后来我们干脆断了联系,相忘于江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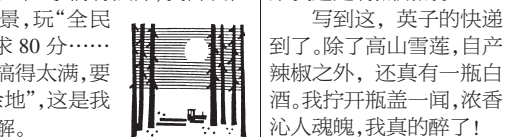
不知哪年哪月,我们都浮出水面,大概潜水太闷了。即使是这样,我们也最多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会一聚。我们随意逛街,简单吃饭,肆意取笑……之后又谁也记不住谁,就知道瞎忙。某天,冷不丁一个电话。某某,我需要什么,你有吗?发过来。邮件立马发出,连一声谢谢也没有,一切很平常。

这一聚,细算起来还是去年春节前的事。葡萄还是那么沉稳大气,英子还是那么斯文儒雅, Jean 照样咋咋呼呼,我是什么都不操心。三个女人一台戏,这还多出一个女人。是多少戏,你们就自己想像吧。女人们海阔天空,都是开心的事情。偶尔一张嘴不小心泄露点小悲催,其他女人会关切地询问怎么怎么了,然后再来点小指责,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们。泄密的嘴巴一笑置之,没什么,现在都好了。我们也一笑而过,是的,现在都好了。

最小和最稳重的葡萄,每次聚会都是她组织的,而且经常做东,毫无怨言。不像 Jean, 她不辞劳苦地充当司机,把聚会的每个细节落到实处,之后却牢骚满腹,说是要把我和英子卖掉,原因是我们只会坐在她车里聊得不亦乐乎,出门也只会跟在她身后,纯粹两个路盲。其实,英子也不是啥事不管。她一见面就夸我身材好,让我乐得找不到北,成为路盲也就不奇怪了。英子的无公害绿色辣椒呢, Jean 你要卖就卖我吧,反正我就是人到嘴到啥也不操心。转念一想,不行。我也不能卖。第一,卖不出好价钱,白费劳。第二,我想陪着你们一直走下去,从青春的青涩到中年的成熟直到老年的白发苍苍。我不能分担你们的忧愁,但我却想分享你们的温暖,甚至是取笑。你们知道,我一直很自私,不能假裝生命中没有你们。

美女们,记得吗, Jean 的眼睛越来越好,好到越远看得越清楚。我毫不吝啬地表扬她目光远大不同凡响呢。 Jean 很得意,你们也很开心并一致认同,看来我还是有点用的。

写到这,英子的快递到了。除了高山雪莲,自产辣椒之外,还真有一瓶白酒。我拧开瓶盖一闻,浓香沁人魂魄,我真的醉了!



义士,并为受冤的大臣求情,据《明史概》载,凡被皇帝打入天牢的大臣,陆炳都会对他们有所照顾。嘉靖曾生气地责问陆炳:“你的棍棒为何不把这些人打死?”陆炳恭敬回答:“大王的命运由陛下掌握,您是仁慈长寿的君主,我不重用重刑,大臣也会沾陛下的光而保全性命。”嘉靖信道教长生术,听了很受用。陆炳在官场很谄谀人,他是浙江平湖人,特别照顾当地姓陆的考生,还在发榜前请众人吃饭,允诺提拔同乡人。陆升了官,不少陆姓的人都升了官。

正因如此,陆炳尽管做尽恶事,但他的名声在当时还不算很坏。陆炳是明朝唯一一个获得三公(太师、太傅、太保)兼三孤(少师、少傅、少保)的臣子,他生前声名显赫,不可一世。嘉靖三十九年,生厚德因其有功,特赐陆炳丹药奖励,陆炳食之,不久暴死,谥武惠,赠忠诚伯。

隆庆初,有御史弹劾其罪,削秩,夺其家产。万历三年,张居正为陆炳辩护,其孙陆绎免罪。

七夕会

出行在外,我都习惯带上跑鞋。细数下,这几年晨跑过厦门、武夷山、杭州、宁波、天台、昆明……这次到申城,待一晚,订的酒店在四川中路,离外滩近,很自然将跑鞋塞进了背包。听说,外滩这一带,是申城跑步爱好者的经典路线,喜欢跑步的潘石屹、梁朝伟等名人,到了上海也会来跑一跑。

虽然立秋已过,气温还居高不下。晨起五点左右,换上行头,跑去外滩。晨风习习,除了执勤的保安,有依偎的情侣,抱着吉他弹奏的男孩,结伴的游客。当然还有早起快走,和全副运动装备的跑步潮人,也有金发碧眼的老外。有个扎马尾小麦色皮肤的女孩,身着清凉的运动内衣和短裤在跑,露出健美的腹肌,那一刻真是光彩夺目。这种女孩,连昂贵化妆品都可以省。

跑完十公里信步折返,阳光富丽的毡毯已搭在了申城的额头。早起的人提着刚出炉的生煎包,急急忙忙去赶地铁,那一瞬,觉得自己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很久似的。

在杭州培训那一周,每天比室友早起一小时。晨跑完一身汗水回到房间,室友还没醒。有次,她睁开惺忪的眼对我说,你天天跑步,好像也没多瘦哇。这的确是个功利的问题,直接点出了人们惯有意识里最看重的一面。“可是我见到很多有趣的东西啊。”我这样回答。她表示不解,那眼神是,举个例子?“比如,从我们住的地方往右,大概跑过三个红绿灯,有块废弃的工地长满青草,青草上爬满了蓝色牵牛花,绽放在清晨的露水里,简直美呆了。”

去年初夏在武夷山,绵长的雨季,满目青绿。清晨,沿着常绿阔叶林遮天蔽日的公路往景区跑,路旁溪流潺潺,山峦云遮雾绕。清甜的空气,真有含苞少女的意思。听风吹过树梢沙沙,嗅着草木清苦的香气,觉得自己五脏疏通,气血顺畅,生命悠然而了。这种美好,是不能转述的,就像一首诗多么细腻的好,也是不能被转述一样。不晨跑,就没有这么么多的体会。在昆明时环翠湖跑步。早上五点多,翠湖边就有老年人的民乐小乐队,演奏花灯和云南民歌。还听到不俗的女中音,在唱关牧村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,此地果然都是爱唱歌一族。

前年我在桐乡待了三天,每日绕着凤鸣公园晨跑,都能遇到一个中年女人。伊白衬、黑裤、黑丝绒布鞋。看行头,猜是附近酒店上夜班的服务员,换了班,赶紧到公园慢跑几公里活动下筋骨。人到一定年纪,闪不闪耀已不是重点,要记得留一点光和热顾惜自己。用运动,守护自身的光和热,这样很好。陌生的伊,让我生出巧遇知己一枚的感动。

有些美好是可以打动时间的,比如用跑步丈量城市。每次回忆,奔跑的画面总会率先框在脑海。那天的气温,空气的味道,跑步时遇到的人,他们的打扮和神态,我的心情,和一些不可及的风景……回忆,和跑步本身的快慢、质量毫无关系,也许那天我跑得慢,也许健步如飞,也许我只跑了三五公里。

但因为跑过,对这个经过的城市,就多了温热的体会。

健康

用跑步丈量城市

王征宇